

何焯評點學與八股文之關係

徐華中*

摘 要

評點學起源早於八股文，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兩者往往合流，互相交融，甚至轉變二者混為一物之談，實為學界一大誤解。本論文取材清初評點大家何義門《義門讀書記》一書的評點為例，討論八股文與評點學的諸多面向，發現八股文之作法已深深禁錮讀書人之思想靈性，八股文之評點教導，太過於形式化與簡略化。八股文非「文章性情」之作，八股文之評點當然也不是正確的程文法式。然而評點學既然被看作與八股文評點混淆同類，當然不被認同於正統的古代文論，這是評點學長久以來被誤解的根本原因。

關於這一點對評點學的誤解，直正的辯解之道，只有經由實際的作法分析，觀察八股文的寫作方法與評點學有何異同之處？分析評點學所根據的古代文論基礎、評價標準與方法術語之實際運作，對照八股文的評點方法，始可撥雲見霧，探得評點學的真貌。

關鍵詞：八股文、評點學、句法、義門讀書記、破題、何焯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基礎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何焯其人及其學

先生少年即早慧，據門人沈彤所撰行狀描述，先生少讀書，數行齊下，爲文才思橫發。又據方燾如先生墓誌銘，亦云先生少而奇，爲秋岳曹公，言遠王公所器重。¹可知先生才氣早發，預示其一生之學術可期。其下可能左右何焯一生學問趨向者，就是學術門徑與交遊習染之歷程。《文心雕龍》體性篇已云：「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此段論述作家成其一己風格，獨具面目者，一定是才氣學習四者之殊異，而造成個別之不同。所以，一旦作家各師成心，結果必然其異如面。情性，是決定作家風貌之關鍵。劉勰又云：「夫才由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采定，難可翻移。」²在此段語義中，劉勰直認爲情性與才氣良由天成，不可強求，是先天已具備。其能疏導此情性才氣而達於功成者，就是學習。因之，學習是後天人力之養成。倘綜合此才性學習，相濟以成，則更易成就一家之學。近人周振甫於闡釋〈體性〉要義時，已強調才是才能，氣是氣質，但才能與氣質皆可由後天之學習與實踐完成之，故曰情性可以培養，因性以練才，靠學習與實踐。³根據這樣調和的情性說，來看何義門之學術習染。則有兩事，可能決定其情性之陶冶功成。其一是他學習時文的歷程，其二是他受知於康熙朝主持官府學術方向的李光地。前者關係何義門文論評點中與時文寫作方法之相通。後者關係何義門文論鑑賞尊法朱子學發明深義的精神。

據全祖望撰寫的先生墓誌銘，嘗敘述先生學習之歷程，始於讎校舊刊，旁推交

¹ 何先生門人沈彤撰〈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歷敘先生一生事誼，此文附載於崔校本《義門讀書記》下冊之末。其它有關何氏生平者，尚有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載《鮚埼亭集》卷十七，但此墓誌銘未記先生少時聰慧事。又方燾如〈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墓誌銘〉，載《集虛齋文錄》。方誌則歷載先生少年秀出，受知於鄉先輩，爭納為門下。此何狀，全銘，方誌三首皆有同說。但據先生姪孫何忠相所撰誌則謂先生幼頗魯，與三家所記奇秀之說不同。何誌附載於崔校本頁1288。近人葉衍蘭所集《清代學者象傳》採前說。

² 參見〔南朝梁〕劉勰著，楊明照校註：《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70。

³ 參見〔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54。



通，必審必覈。次及時文刊定，晚歲乃悟儒者之大原，當洗盡詞科習氣。⁴當時，先生選定的時文（案即八股文）課本，凡五尺童子皆能道之，風行海內，或有誤以爲先生是古人者。可見何焯確實在八股文之技法上用心專注過。而綜觀其一生，凡試六次而六下第，可知先生在科場並不得意，這與先生之精於八股文撰作之事實，而竟無法登第上榜，頗爲矛盾。何焯既無由藉科舉而仕進，則唯有另走薦賜之途。康熙歲壬午，冬狩涿州，問野有遺賢，李光地因以先生薦，於是賜舉人，其後禮部試不第，又賜進士。公之一生得以廁列內閣，參讀祕籍，校書金匱，皆因得識於李光地，而可以成就之。所以，精時文，與善文貞公，實在關係何焯學問進路至深且鉅。⁵

何焯一生學術事業，在評點與八股時文兩方面。今傳文集要遲至宣統年間，才由吳蔭培增益綜集，釐爲義門先生文集十二卷行世。其生前既不能親理己作，亦未能公開刊行，據聞跟他入值南書房，受知於李光地，因而不能見容於雍正初盛之年，欲剷除異己有關。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收集清代詩人軼事，書較晚出，於有關何焯生平文字流傳甚少之原因，縷述較密，而詳於以前諸傳狀碑誌所記，頗可參考，茲節錄乙段如下：

此集函札外，多無可觀。固緣乙未五十四年被收，所著付諸一炬。當雍正初盛戮文士，若陳夢雷尚長流塞外以死，況焯曾值南書房。頗攬權勢，又為阿其那心腹，綽號袖珍曹操，天幸早半年卒。不然，決不能保其首領矣，身後惴惴。慮有株連，不唯不能刻集，并存稿亦有畏忌。家書得以流傳，則由其素有書名，世所寶愛，展轉骨董家之手，得不散失。⁶

這段記載，頗值參考。即以何義門今存可見諸書評點筆記爲例，因生前未有定本，一則門弟子慮先生於康熙五十四年遭構飛語事，恐牽連株及，落人口實，爲免瞻前

⁴ 見〔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卷十七〈翰林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一文。

⁵ 在有關何焯之十幾種傳記資料中，惟方燾如所撰先生墓誌銘記載先生試舉不第及科場失意最詳細。該誌云：「六試京兆，六報罷。」又云：「先生宗法湯斌之爲學，而不見容於鄉先輩，可能與先生日後科場不順極有綽連。」方說附載於《義門讀書記》新校本之後。

⁶ 參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歷代詩史長編》），頁351。



顧後，竟將先生筆記，付之一炬。此門人沈彤撰行狀有說，沈氏云：「繫嶽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取投諸火，或傳其藏棄於家云。」據此可知先生文字，經此一劫幾已全毀。然而今猶可見讀書記及先生家書雜文，蓋皆後人纂輯編定者。

茲另據全祖望墓碑銘所記，謂先生文字多由門人竊取去，祕而私藏，以故而罕傳於世。全氏云：

苟有所得，再三詳定，以為可者。則約言以記之，積久遂成道古錄若干卷。蓋亦厚齋困學紀聞之流，乃同門有荷吾師噓拂之力而晚背之者，竊其書去，因乾沒焉，今遂不可得，是一恨也。年來頗有嗜吾師之學者，兼金以購其所閱經史諸本，吳下估人多冒其跡，以求售。於是有何氏偽書而人莫之疑。又一恨也。吾師之歿時，值諸王多獲戾者，風波之下，麗牲之石未具。⁷

據此所述，則先生文字殆經三厄，其一門人乾沒。其二估人偽作冒跡，其三先生歿後值雍正殘殺諸王之時，忌諱而未刊行。此三厄乃致何焯之著作少傳而未能睹全豹。故而凡今世所能見之先生文字，當知皆非全本，於是欲研究先生之文論及評點方法，乃至欲描述先生學問門徑與襟抱，無論用功如何，都不免困於文獻資料之不全，艱難考證，往往未盡全貌。

雖然，何焯生平文字撰述難於考索，仍可自其半帙殘篇中，約略歸納其學問，領會其著作事業。據鄧之誠之解題，何焯一生獨於八股時文舉業有大成，鄧云：

焯校勘之學實為精絕，非後來對本宣科者所能夢見，性多陵忽，平生唯服膺錢謙益，于汪琬朱彝尊皆致訾議，謂之耳學。同時諸人，更不在其心目中。焯實有著述之才，惜無成就，唯以選八股文為終生事業，初師韓菼，後師李光地，與李投合，不獨因其與徐乾學反目，亦由時文有同好故也，呂無黨襲父天蓋之名，奔走一世，焯與爭，互騰譏詆，何其見小。觀此集楊易亭制藝序，乃謂先代典章，損益幾盡，經義猶為未變之制，使有人挾持此語，不將

⁷ 引自〔清〕全祖望：〈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鮚埼亭集》（四部叢刊本）卷十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新編頁180。



以謗訕蒙咎乎。乃悟康熙之初禁纏腳，廢八股，皆不能行，蓋人皆以為此未變之制也。⁸

此記約言何焯之學術成就有二，一在校勘之學，一在八股文。然而，所謂校勘之學，殆即指《義門讀書記》之作，果然，則此處所云校勘之學，其實狹義言之而已。蓋讀書記一書內容，包括四書評點，左傳，穀梁傳，公羊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五代史等經史之讎議。下及昌黎集，河東集，歐陽文忠公文，元豐類稿，文選，陶靖節詩，杜工部詩，義山詩集等諸別集總集之校評。內容豐贍，方法多樣，有發明新義，有注疏之法，亦有版本校刊，與乎閱讀感會之聯想，主體鑑賞之意義。較而言之，實不僅限於校勘一途而已。其中涉及經義，申明史例，與詩評文論諸方面者尤多。本論文乃專取其對八股文之實際詩評方法，探討何焯評點八股文與評點其他文類之間的異同。

二、評點學定義與八股文源流

因為評點學最被學界訾病之一點，即將評點與八股文看作一體。認為評點之書援用八股文評點方法，其目的僅供讀書人制藝、帖括之練習，以博取科舉功名，晉身利祿之階而已。認為八股文之作法已深深禁錮讀書人之思想靈性，八股文之評點教導，太過於形式化與簡略化。八股文非「文章性情」之作，八股文之評點當然也不是正確的程文法式。評點學既然被看作與八股文評點同類，當然不被認同於正統的古代文論。這是評點學長久以來被誤解的根本原因。

關於這一點對評點學的誤解，直正的辯解之道，只有經由實際的作法分析，觀察八股文的評點方法與評點學有何異同之處？分析評點學所根據的古代文論基礎、評價標準與方法術語之實際運作，對照八股文的評點方法，即可撥雲見霧，探得真貌。

先看八股文常用的評點概念，主要談文章的立題目、章法分析、字法推敲等。

⁸ 《清詩紀事初編》，頁 351。



其中，立題目尤其是八股文優劣之取決條件。八股文甚至可以說別立一種文論法則，可曰「題目學」。八股文根據立題的要領而衍生出的評點術語有：

「序題」、「點題」、「還題面」、「收足題面」、「顧題」、「古人不略題字，不出題外」、「題後繞補」、「入題交代」、「為題作圓光」、「逼入題」、「得勢到點題面」、「著筆題外，正得題中」、「以寫題為敘題」、「古人以敘題交代為本分」、「倒點題柄」、「作勢拍題」、「題眼」、「恰好如題」、「古人無不顧題還題如是」、「可見古人不敢拋題目」等。

僅次於文章題目之關注，八股文評點特別注意文章「章法」之分析。章法泛指文章筆法，與一篇文章結構大有關係。因為八股文的八股，即文章分為八段結構。每段之前後關係，要形成一個章法。即使在同一個段落中，也有此一段落自身形成的章法，與彼段落不同。可見，八股文的章法，等如一篇文章的主要骨架。根據章法而形成的批評概念，諸如以下各條術語皆是：

「以斷為貴」、「語不接而意接」、「為前後過節」、「得斬截處即斬截」、「章法伸縮之妙」、「遙接」、「倒接」、「草蛇灰線過脉」、「向空中接」、「開合反正，虛實言之」、「局勢曲而變化」、「從來不肯使一直筆，行一步滑」、「游詩一定篇法」、「斷續合離法」、「避直法」、「攝起」、「折入」、「自然脫卸，巧不費力」、「拆洗頓挫」、「肩作意，中堅正位」、「古人無不斷之章法」、「筆筆轉」、「層次交代」、「承上啟下作轉勢」、「斷欲多」、「特地作成局陣」、「汁漿起稜，不止一處，愈多愈妙」、「凡結句都要不從人間來」、「章法一線乃為通」、「正點一篇提局」、「提筆跌宕，以補叙為稜汁」、「打合一筆」、「惜詞法」、「作章法，亦是逆捲法」、「逆轉順布」、「橫雲斷山法」、「欲交代點逗分明」、「句句接，句句斷」等說。

以上的章法術語觀念，其實與「字法」密不可分。八股文因講究章法而沿伸字法的術語如下列各例：選字、拆洗翻用、設色攢字、反用翻用等等皆是。講究用字、顏色與修辭等技巧。

試將以上八股文常用的評點術語概念整理之，不難看出，八股文的評點比較注重形



式、技巧，較少重視文章深層意旨，以及義理含蘊。也就是「文外重旨」、「篇中秀拔」之文章美趣，與文章意味，八股文罕有論及。這原因出在八股文所選文章，大多根據經書摘句、帖括制藝。作文之初，已受限制太多，再難有作者恣意縱論之處，此其一。再者，八股文以「說理論道」為主軸，文體已非沈思瀚藻之文可比，較難有神思幽隱的文章深味。八股文的文章體式大大不同於評點學針對之文章，故而八股文之評點受到太多牽制，此其二。鑑於以上兩個主要因素，八股評點偏向文章形式技術之分析，罕及文章性情風格之品評。此八股文評點與一般詩文評點學必然表現不同旨趣之關鍵。今試略舉何焯評點詩文之作，常見之評點術語概念諸如下類：血脈、虛實、妙論、味論、頓挫、始源論、文體、影響、興象、詩史、作用、切題、藏題、結題、自然風格論、變化、趁韻、倒裝、正言若反、才調、餘味、比興、險韻、關合、體物、語勢、關鍵、優意、體勢、知人論世、淡而有味、錯綜、含蓄、應轉、添毫法、文勢、跌宕、超妙、氣貌、神奇、伏脈、眼目、風神、精彩、氣象、體格、氣味等等，皆屬常見之評點用詞。

縱觀以上何焯常用之評點術語，除了少數幾條概念與八股文評點有相似處，或同用之外。其餘各條評點概念，大都來源自古代文論專門之作，特別是《文心雕龍》與《詩品》兩書。或直接承襲、或稍加轉化、或據以引伸。譬如文體、風格、體勢、性情諸概念，其主要含義皆可追溯自古代文論流傳已久的說法。其它像「文氣」與「文味」的廣泛應用，尤其來源自文心與詩品的基本理論。從而可知，以何焯為例的評點學，絕非等同於八股文之評點。評點學依其歷史發展實際現象來看，至少應區隔為兩大類別，其一指的是八股文評點，其二指的是文學評點。何焯的評點學，可稱作文學評點的範例之一。文學的評點不止注重文章形式與技術的一面，更全體性關照文章形式與內容，照顧文情、事類、文辭章法的各個層面。更進一層，文學評點充分運用古代文論的理解架構，具體地應用在文章的評解賞讀，將古代文論的理論概念實際體驗在作品分析。所以說，文學評點與古代文論是一體的兩面，是相輔相成的論證。文學評點是道地的文學評論。而八股文評點僅僅做為制藝科舉的工具之一，八股文評點書不過是練習寫作八股文的工具書，非真正的文學評點範疇。八股評點與文學評點二者不應該混同為一，甚至曲解誤解二者的區別。透過何焯的評點學分析研究，得出之結論，必可正確理解文學評點的實際作法與真象的呈現，何焯之評點，價值在此。



何焯乃康熙朝制義名家，精詳八股時文，嘗手編教本數種，每一梓行必風行士林。故而何焯評詩文，亦不避八股文手法，轉施於詩文評點，往往有出於它家未見之識。其中「伏應」手法即其一例。八股文特講究字句段落之伏應，股與股之對比。彼此之間，須有字句相承過接處。今舉清初乾隆年間方苞編選《欽定四書文》收錄韓奕八股文一篇為例，題目〈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乎〉，文曰：

聖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一）。蓋聖人之行藏，正不易規，自顏子幾之，而始可與之言矣（二）。故特謂之曰，畢生閱歷，只一二途以聽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竊於其際者，往往而鮮也。迨於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獨得而無與共，獨處而無與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適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語爾也（三）。回乎，人有積生平之得力，終不自明，而必俟其人發之者，情相待也。故意氣至廣，得一人焉，可以不孤矣。人有積一心之靜觀，初無所試，而不知他人已識之者，神相告也。故學問誠深，有一候焉，不容終秘矣（四）。回乎，嘗試與爾仰參天時，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五）。汲于行者蹶，需於行者滯，有如不必於行，而用之則行者乎，此其人非復功名中人也。一於藏者緩，果於藏者殆，有如不必於藏，而舍之則藏者乎，此其人非復泉石間人也（六）。則嘗試擬而求之，意必詩書之內有其人焉，爰是流連以志之，然吾學之謂何，而此詣竟遙遙終古，則長自負矣。竊念自窮理觀化以來，屢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餘以自處者，此際亦差堪慰耳。則又嘗身為試之，今者轍環之際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與人同學之謂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間，亦用自嘆矣。而獨是晤對忘言之頃，曾不與我質行藏之疑，而淵然此中之相發者，此際亦足共慰耳（七）。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與爾也（八）。惟我與爾攬事物之歸，而確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遷，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時我得其為我，爾亦得其為爾也，用舍何與焉，我兩人長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惟我與爾參神明之變，而順應無方，故雖積乎道德之厚，而總不爭乎氣數之先。此時我不執其為我，爾亦不執其為爾也，行藏又何事焉，我兩人長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九）。有是夫，惟我與爾也夫，而斯時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十）。



此篇八股文共分十段，每段又各有對比。前七段起承文意，至第八段過接，至第十段收結。中間尤須講究呼應文意。今據田啓霖分析賞解如下：

- (一) 破題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與爾。凡破題無論聖賢與何人之名，均須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顏淵。
- (二) 承題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題諸人直稱名號，故稱顏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氣。
- (三) 起講十句，多少句數并無定法，可以任意伸縮。起處用若曰、意謂、且夫、今夫、嘗思等字皆可。「故特謂之曰」下，入孔子口氣對顏淵說，畢生四句正起，迨於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轉合。總籠全題，層次分明。起講以後，皆是孔子口氣。
- (四) 只用「回乎」二字領起，以無上文，故直接入題。孔子對於弟子一律呼名，顏子名回，字子淵，所以不曰淵而曰回。「回乎」下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數多少無定，中後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長，致占中後比地位。用意在於題前我爾盤旋，輕逗用舍行藏而不實作。
- (五) 為提比後之出題，仍用「回乎」喚起，將用舍行藏我爾字一齊點出，此為五句，但相題為之，句數可以伸縮。
- (六) 為提比後之兩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語，叫起我爾意為中比地步，惟此兩小比，或有用於中比之下，或有用於後比之下而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則用意隨之而改。合之全篇仍為八股，或有省去此二小比，而全篇文為六股者。
- (七) 此為二中比，抉發題中神理之所在，鎖上關下，輕緊松靈，向背開合，可以參之議論，但仍不宜盡用實筆實寫焉耳。
- (八) 此為過接，於中比即過到題之末句惟我與你，緊接後比。
- (九) 此為後二比，實力發揮，用題惟我與你末句，總起用舍行藏全題，氣勢舒達，意無餘溫，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長，若中比較短，則後比之文，盡情馳騁，往往至十餘二十句者亦有。



(十) 此為全篇之收結，倘有下文，則收結改為落下。⁹

由以上分析，可知八股文極注重文章題目做為全篇綱目之地位。下筆起始，要先破題，以下依次起承轉合，發展文意。而文意又特重彼此關聯，前後要有呼應。何焯善於轉換此種技法應用到詩文評點，便極注意詩文關鍵字句暗藏的前後呼應作用。

「伏應」的分析，幾成為何焯最常用的評點手法。試看〈師說〉一文之評點即用此法。何焯云：

無貴無賤，見不當挾貴，無少無長，見不當挾長，聖人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見不當挾賢，後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師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師為恥，巫醫、樂師、百工是無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師為恥，而語勢錯綜，不露痕也。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二句伏中二段，此古之學者所以異於今時也。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應無少長。位卑則足羞二句，應無貴賤，有下句，道理方穩足。¹⁰

何焯此篇評點，先確立〈師說〉一文的三個主要立論支柱，即「貴」、「賢」、「長」。全篇即繞此三柱而分段闡述。謂為人師者，不必一定貴於弟子、賢於弟子、長於弟子。以下各段，分別伏應此三字。關鍵句都經由何焯評點之。這一看法，新立三柱，與自宋人呂祖謙《古文關鍵》說此篇立三意的講法完全不同。何焯的評點，因為善用「伏應」的分析，而立論能別出新裁。茲錄謝枋得收錄各家集評如下：

茅鹿門評曰：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輩，故為此文，以倡赤幟云。

洪容齋評曰：柳子厚答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興書曰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人之所見

⁹ 引自田啟霖：《八股文觀止》（吉林：海南出版社，1994年），頁1219。

¹⁰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533。



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此篇文字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若隱若見，令人難識。

顧迴瀾評曰：昌黎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變態如此，至於不測，細玩此篇，全用袁盎傳意做骨法。¹¹

綜觀右列呂、茅、洪、顧四家評解古文，重點俱點出韓文公抗顏為師的志氣，以及韓文公為「師」字所下的定義，此即傳道、授業、解惑。呂東萊稱之曰三意。然而細讀〈師說〉全篇，並無片語申說傳何道？授何業？解何惑？反而句句關心於為人師之「貴、賢、長」問題之討論。何焯評點有見及此，改提此三柱以為全篇眼目，次就全文各段伏應此三字之重要字句，一一點出之。於是，〈師說〉全本本意乃明，〈師說〉之三柱伏應對照處一一浮現。何焯的評點破解前賢未見之祕，創發文章新意之途。可謂韓文之真知者。而其得力處，悉賴八股文手法之一，「伏應」承轉的靈活運用有以奏效。何焯的評點文學，深受八股文制義程文法式的影響，於此可見一斑。

何焯的古文評點，大多載錄於《義門讀書記》，評唐宋八家之文，皆在其內。又何焯用文學觀點評點經書史書，也近乎古文手法，視經史之文為古文。惟考何焯之學術背景，何焯與時文關係至深。何焯亦嘗評點時文，流播當世。據何焯門生沈彤為何焯寫的行狀云：

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安溪相國遊，得成宏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艱家居，益勸勵其窮六經，翫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蘊為著文之根本。李相國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任未任，稍有才氣，輒慕為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誠諄諄以此指授，甚善。先生又令學者從事史鑑群籍，擇所載治法之善者，類為幾編，更

¹¹ 轉引自〔宋〕謝枋得：《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210。



迭省想，應舉，以之對策，當官。度時地之宜而推行之，凡家居五六年，稽古有才不異諸生時，其育才也，且欲就舉業而引之儒術，故為教，視昔尤粹云。¹²

這段行狀，提及何焯最早的著作是有關四書古文，做為經義的範本之作。這是明代初年，太祖與劉基訂下的八股科舉取士規範。相傳二百年，及至清代，猶沿習舊規。據此可知，何焯攻治四書文的目的，確實與八股時文的習作摹擬有關。經何焯點訂的四書文範本，能究極四書精蘊，何焯經手編輯歷科程墨三百篇，立刻成為士子習誦之文。其後，經其師李光地的鼓勵，藉丁憂閒居，鑽研經義之學，更參之史鑑群籍，以資對策議論。這也與科舉作文有關。如此看來，何焯的古文評點，必深受八股時文，科舉試策之作文法影響。今見何焯之批語，果如所言，有大量批語用八股習見術語，有很多分析古文之法來自八股時文程式。但是，何焯古文評點不止有如此。更多的是古文手法與旨趣，以及自八大家古文以下所講究的古文筆法，與推究本源於春秋一書的春秋義法。因此，何焯的古文評點，兼攝古文與時文的手法，並參兩者之長，綜合應用，頗見一家獨見之學。要如何定位與正確評價何焯的古文評點學？可引紀昀為四庫全書所收《御選唐宋文醇》一書寫的提要作說明。紀昀云：

考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洵以下和之。愈與崔立之書，深病場屋之作，修知貢舉，亦黜劉幾等，以挽回風氣，則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為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以八比法說之，儲欣雖以便於舉業譏坤，而核其所論，亦相去不能分寸。夫能為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歷歷可數，坤與欣即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為八比之正脈。論古文而專為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脈。此如場屋策論以能根柢經史者為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講經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為經

¹²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1275附錄。



學，其史不足為史學。茅坤儲欣之評八家適類於是。¹³

這段提要，清楚地比較古文與八股文之異同。易言之，古文未列為科舉試策的「程試」之前，就是原本的古文。此即唐宋古文，秦漢古文之謂也。一旦將古文當作科舉寫作的範本，就變成八股時文。始作俑者，即明代茅坤編《唐宋八大家文鈔》一書。於是，古文分兩途，論八股而追溯古文，是正脈。反之，論古文而專為八股習作，則非正脈。這一分別，言簡意賅，條理清醒。引之以論何焯的古文評點，當屬接近前者。即本意仍在古文，以古文論古文，並兼採八股文之法，但最終仍回歸古文本旨。一言以蔽之，何焯的古文評點是道道地地的古文義法之學，是不折不扣的春秋書法之論。可謂明清以來，極具特色，學力深厚的古文評點大家。

何焯評文常用「錯綜」概念評賞文章之妙。凡有錯綜變化之筆法者，謂之曰妙，謂之曰有含蓄。錯綜一詞形成何焯評點詩文的重要技巧。而推敲此錯綜之起源，不得不考之易經美學。何焯精於易學，必知易言錯綜，意在爻位與時變化，卦象因爻而變，陰陽交錯，正反變易，構成易象廣大無邊，易爻變化無窮之境界。文章之道，仿之易道，正是表現文章神化至境之技。何焯喜援錯綜之說以評詩文，蓋其學術背景根柢深厚而受其影響也。今舉何焯評點韓文公〈進學解〉乙文為例。何焯先括舉此文關鍵在四字，即學言文行四字。以下即分從此四字各以四段申明之，及中間一轉，收束前四段，自「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以下轉至韓文公自身處境，而另起一段新意，即人生處世，動靜出入，貴顯卑隱，皆有幸不幸之遇。從而將〈進學解〉全文收結在此自述表白。可謂文意轉承變化無迹，全文妙在有錯綜之美。何焯云：

蓋有幸而獲選，此句伏解。

孰云多而不揚，此句開解。

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不明不公，在側面反點。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至可謂勤矣，此段是學。

¹³ 引自〔清〕永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卷一百九十，新編頁3961。



觥排異端至可謂有勞矣，此段是言。

沈浸濃郁至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此段是文。

下逮莊騷四句，上則其所規模，此自謂直與之並者也。

少始知學至可謂成矣，此段是行，以上四段發明多字。

左右具宜，請以三千人入蔡，自取元濟及折王庭，湊非具宜乎。

昔者孟軻好辯至其遇於世何如也，得為孟、荀後，何待於世，自解亦自慰也。

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四句，收前四段。

此非其幸歟，應轉。¹⁴

何焯此篇評點照顧全文段落大意與主旨之配合。先點出〈進學解〉之四字關鍵：學、言、文、行。再分別就以下四段申明此四字者，一一舉出之。但全篇非僅據此四字為論。中間收結此四字後，另轉出新意，帶出「幸」與「多」兩字。表面看，此兩字似隱而實有。詳讀文章起始有句「蓋有幸而獲選」與「熟云多而不揚」，已伏藏筆意。從來古文家評賞多忽略此二字關鍵。明人鄒守益《續文章軌範》選評此文，即不曉此意。鄒氏點評「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四句，認為此四句解前四段意。自此以下韓愈自愧俸錢廩粟皆不如，有歉平生裕如之嘆，是全文至此轉出別意。（註¹⁵）蓋此文真韓文公一生自身寫照，文章深層含意在此。何焯看出此文要害，特別點出「幸」字以為全文伏筆。並在關鍵句對應此幸字時，點出「應轉」之處。如此讀法，深悟旨意，較之歷代評文者，但知指明韓文公仿「設問」體，假戲詞以對，如東方朔滑稽之流，僅僅說出文公此文之體式淵源，並未真明文公此文借問自喻之妙。故而何焯對此文之分析，特強調技巧兩點，一是「伏應」筆法，一是「錯綜」之美。而相較於其它古文評家，見識尤為超出。試觀鄒守益集錄宋元三家評此文之見如下：

孫盛夫評曰：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

¹⁴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534。

¹⁵ 參見〔宋〕謝疊山、〔明〕鄒守益：《正續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336。案：此書原選者謝枋得，其後明人謝枋得（二人同名）續刊，兩書合為一帙，故曰《正續文章軌範》。



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駿馬，大旨出于楊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洪容齋評曰：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楊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達旨，班固賓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鄒東郭評曰：此篇出入莊騷，追求班馬，繹其字句，全得龍氏妙處，初學讀而久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¹⁶

細審孫、洪、鄒三家之賞讀，陳陳相因，旨在追溯韓文公此文步襲前人體式，善用「對問」「設論」文體以發揮己論，句句活化，神妙變化。但未知其神妙關鍵何在？句活錯綜如何？今倘參照何焯評解，始得知其妙處正在句與句，字與字，段落與段落之間的承接轉化，附詞會意，總構全篇主旨。何焯括舉四字之本旨，再拈出二意之承轉，最終以「伏應」與「錯綜」技巧說明〈進學解〉全文用筆之妙。將此文之篇章隱秀與形式技巧綜合評點，可知何焯之詩文評賞絕非僅止八股文評點。

今若推究何焯之評點何以優勝於前人？蓋出於其人對八股文之嫻習精熟，深知程文法式，有以致之。今又問八股文有何法式可學？是又不得不考究八股文與易學之關涉？

追溯八股文法式，當在明初，明太祖與劉基首次共訂之。其始訂八股為一篇文章架構，或師法八卦。而八股兩兩為對，似仿八卦相錯之理。八卦之「雷風相薄」「山澤通氣」「水火相射」，八卦自身兩兩相反而相成。八股文仿之而必設承轉起合，最終務在臻於錯綜複雜之妙。此所以何焯獨發其祕，援八股法式以評點詩文，乃處處揭示詩文「錯綜」之美。

次論八股文與詩學的關係。在何焯之解詩方法中，最常見者，莫過於講字句之前後伏應，叩題，頂題，與著題之分析，有時全詩之各句，句句必與題目之某字某句切意，有時，前句之詩意，開啓後句之詩意，有時一句之各意為後數句之照應。凡此，極考究字句與全詩結構之緊密關係者，即為明清兩代盛行八股文之格義與程

¹⁶ 轉引自《正續文章軌範》，頁337。



式。例如，評杜甫〈重題鄭氏東亭〉一首云：「通首暗藏一風字。」¹⁷所謂暗藏，即詩句之表面語未有風之一字，但詩句之含意則無不在寫風意。又評〈登袁州城樓〉之「南樓縱目初」一句云：「先破樓字，留登字作結。」¹⁸謂此句先破解題目之樓字，另於末句「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乃以題目之登字作結。這類評法，悉以字句之切題結題為論，顯然講究全首包括題目有環環相扣之結構體，使如彈丸珠，圓轉自如。當然，律詩本來即講字句及謀篇章法，但是持此與仇兆鰲評注本所引楊士弘評法，雖亦有類似之論，都在考究破題結題之法，然細加推論，則楊評較富彈性有變化，不若何評之機械定制。楊士弘云：

律詩破題，或對景興起，或比物起，或引事起，或就題起，要突兀高遠，如狂風捲浪，勢欲滔天，領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敘事，或引證。此聯要接破題如驪龍之珠，抱而不脫，頸聯，或寫意，或寫景，或敘事，或引證，與前聯之意，相應相避，此聯要有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為驚愕，結句，或就題結，或開一步，或繳前聯之意，或用事，必放一步作散場，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盡而意無窮。¹⁹

仔細比較楊評與何評的手法，同中有異，蓋因楊評雖亦有結題，破題之法，但允許變化章法律則。不若何評之字斟句酌。且楊評所謂之破題結題，是就題之意而言，非若題目之字句。並不是何評所云首句破樓字，末句結登字。此兩者用心不同，精神旨趣實各異。²⁰

又如評〈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一首，摘出「椽曹乘逸興」一句評云：「指劉」，又摘出「能吏逢聯璧」一句評云：「指鄭」這兩例評法，亦是就詩句切題目之名字而言。在〈夜宴左氏莊〉一首「看劍引盃長」句下評云：「題是夜宴，故以引盃總上言之。」這一例，仍是用夜宴題目一詞做為切題標準。在〈獨酌成詩〉

¹⁷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1084。

¹⁸ 《八股文觀止》，頁1085。

¹⁹ 引自〔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頁5。

²⁰ 案此詩之評點，仇注偏引各家中，闕引何評，然而其它杜甫詩，則有引，或有或無，其例不一，可見仇注凡何焯評點，並非盡錄。然而四庫本，崔校本皆有，信知此二本優於仇校。



一首「酒滌正相親」句下評云：「破獨字，妙。」，此例竟以妙字，品評破題目字之佳善，手法之高明。以上諸例，已明白可證何焯解詩強調題目與詩句之相扣，猶如八股文講層層結構，分段命意之習氣。尤其在破題之標準中，竟以題目字詞或有或無之暗含，以資評判，則其趣味因非同於律體章法。兩者重點，一在形式，一在變化。而此法運用之極端，莫過於環環相扣相切之破題，不惟破題目，亦且破前句，破後句。試觀何焯評點杜甫〈晚出左掖〉一首即如此解詩。何云：

春旗簇仗齊，紫宸奏事也。
 退朝花底散，頂春字。
 歸院柳邊迷，切左掖。
 樓雪融城濕，切春字。
 宮雲去殿低，切晚字，呼應迷字。
 騎馬欲雞棲，拈出字，足晚字。²¹

此一例之評法，可謂破題切題呼應之極細者，解詩而如此，其與解時文之程式格義，專講層層相因之八股評法自是不同。

考八股文之興於明代，繁衍數百年，流風所及，明代凡論作文程式之書，無不受其影響。歸有光集撰《文章指南》首列呂東萊看文字法，其第三目即講深目關鍵，要知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又論文章體則，也標前後相應法，至於專題題目如何與用字相應處，又有「相題用字」，「題外生意」「駁難本題」「回復題意」諸法云云。而這一類題目論之講求，歸氏即推之舉業文字所沾溉，歸云：

近見舉業文字，每因題之所宜，借用字樣，雖非正式，亦是巧思所在。如賈誼論積貯，末用廩廩字，正是此法。熟此自能相題而施。²²

這段話，明白指證文章作法之題目論是因緣於科場舉業文字，務在巧思，借用字

²¹ 《八股文觀止》，頁 1107。

²² 引自〔明〕歸有光：《文章指南》（臺北：廣文書局，1985年），頁 21-22。



樣。所舉賈誼論積貯疏一文為例，即在說明切題扣題之作法，因為此文題目曰積貯，所積者何所貯者何？不言而喻是積穀，但題目有此意而無其字，賈誼乃在文末用「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一句，用廩廩一詞，以通懍懍危懼之貌。廣韻：「廩，倉有屋曰廩。」，廩與懍同聲，用廩字則可切題意之積貯意。細檢此法，不即是何焯解詩所慣用者乎？唯一差別，只是施用對象不同而已，一施於文，一施於詩。何焯既然有編時文之業，又嘗六試六罷，其必熟諳於舉業文字，自不待辨。是以援舉業之法以評解唐詩。乃極自然不過之事。

舉業之習與古文相涉，自古代中世紀以來，已成必然之勢，宋人呂祖謙《古文關鍵》與謝枋得《文章軌範》可謂開山之作。舉業之文，其初實以古文為法。例如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一文，鄭東云：：「此文體三疊，而意思淵邃，余取之以為做舉業論者法。」²³此處專就為文須深邃而論，講文體三疊，亦即詩句層層翻意。何焯援用此法嘗評杜甫〈螢火〉一詩之「十月清霜重」二句云：「結更轉得有力，何處歸與上點衣，隔幔，傍林層層呼應。」²⁴何焯批語強調文意轉折處用心。由此可知古文為舉業時文之先導，王守仁云：「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²⁵乃就古文與科舉關涉而言，實則唐宋古文流行早已遠出舉業之先。

據近人涂經詒分析八股文之寫作技法，一篇之中，厥有八目。即：破題，承題，起講，起股，虛股，中股，後股，大結。依此八目，涂氏並引明代王鏊所撰八股文題目「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乙文為例。茲轉錄之如下：

- 題目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 一破題 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
- 二承題 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
- 三起講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
- 四起股 誠能
百畝而徹，恆存節用愛人之心；

²³ 引自〔宋〕謝枋得：《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653。

²⁴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216。

²⁵ 引自〔明〕王守仁：《文章軌範》序。此序轉引自《正續文章軌範》，頁336。



什一而征，不為厲民自養之計；

則

民力所出，不困於征求；

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

閭閻之內，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畜者無憂矣。

田野之間，如茨如梁，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

五虛股 百姓既足，君何為而獨貧乎？

六中股 吾知

藏之閭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為吾財也；

蓄之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為吾有也。

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

七後股 犧牲粢盛，足以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饗飧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其孰與不足乎？

八大結 吁！徹去之立，本以為民。

仔細體會這篇八股文之技法說明，可知八股文之重要處，是題目之設，其次是推衍題意，再其次則務必講結構上之層層扣緊題意，而結尾處，亦要環繞題目做正反之歸結。此法既定，遂為程文格式，凡明清以降之講求字句篇章之法，無不奉為準繩，影響所及，且達之東瀛日本之士儒，例如日本江戶時代齋藤謙之《拙堂文話》，作於文政十三年，其卷七專講為文法式，有云：

每篇先看主題，以識一篇之綱領，次看其敘述抑揚輕重，運意轉換，演證開闔關鍵，首腹結末詳略，淺深次序。既於大段中看篇法，又於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於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²⁶

²⁶ 引自〔日〕齋藤謙：《拙堂文話》（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卷七頁2。



這一段講技術，重點也在呼應照會之處，與八股文之淵源密切，自不待辨。故而近人盧慶濱就八股文與古文之關係，研究結論謂八股文至晚明開始已反過來影響古文，彼以八股文之術語與古文評點家所用者頗一致為證。諸如「轉折」「擒縱」「起伏」「照應」「翻跌」「反正」「賓主」「開合」「提振」「鎖結」云云，固為時文家所慣用之批語，而古文評家亦常常用之。²⁷今據此論點推及於何焯之詩評，則亦可通，況何焯所用評語亦多類似八股文，益信盧說之不假，而何焯之詩評實奠基於平生學問精於八股文之背景。

八股文評賞方法講究承轉開收的法式，影響何焯評點文章喜用「伏應」「含藏」的字句分析，藉此說明一篇文章的章法綿密，一篇文章的文章結構細緻，一篇文章富於前後中間關鍵字句的承接伏應關係。凡此，皆是何焯援用八股文作法評點文章的常見手法。故而，「伏應」「含藏」一類的分析術語屢見於何焯的評點學。

但是，八股文作為文章體式的特別形態表現，講究伏應。不即表示伏應手法僅適用於文章之分析。伏應手法，也一樣可廣施於詩的解讀。何焯的評點學不惟在文章分析用「伏應」手法，在詩作的賞解，也廣泛應用伏應的分析，點明上下詩句間串聯詩意的關鍵字，指出何字何句為伏藏下字與下句之眼目。今舉何焯評點韓愈七古詩作〈送區弘南歸〉一詩為例，何焯云：

觀以彝訓或從違，伏後業字。

雖有不逮驅駢駢，伏後勤字。

服役不唇言不譏，伏後苦字。

雖不勅還情庶幾，三百篇語妙。

行行正直慎脂韋，伏下志字，王道正直即上彝訓歸宿也。²⁸

何焯此詩評語，先點明全詩總體風格是溫柔敦厚。全詩的表現感受有「氣味」。何焯用「中邊皆甜」一語，道出此詩在「味學臭氣」上之特點。可見何焯極

²⁷ 引自盧慶濱：〈八股文與金聖嘆之小說戲曲批評〉，《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1988年6月），頁395-406。

²⁸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512。



欣賞此詩。且其評法注重在整首詩的氣韻感覺，表現在視、聽、嗅、味諸感覺的綜合呈現。這種評法，絕非只停在詩的形式技巧上作分析，而是更能深入體悟詩的精神韻味，所以，何焯評詩的手法也非盡採八股文程文法式。

但是，此詩評點也不忘注重字句關鍵眼目的分析。這一類的分析手法，何焯即借用八股文作法技巧，再次應用字句伏應的分析。何焯具體地指出「觀以彝訓或從違」的彝訓一詞，意謂示以常訓，或從或不從，皆士子當習之課業，此句乃伏應「業成志樹來頎頎」之業字。前句寄以厚望，示以門法，後句結以業成，功成俊美，頎人頎頎。上下詩意縮合，呼應無間，乃知韓文公之詩極鍊字法句法，語不爛套。再看「雖有不逮驅駢駢」「服役不昏言不譏」兩句，蓋亦勉勵之語，款款申言，欲其人行修不止，莫逮而止。此二句伏藏「子雖勤苦終何須」之苦字。又「行行正直慎脂韋」伏含「業成志樹來頎頎」之志字。蓋勉其人當勤苦勉行，功成述志，必遵正直之道。全詩旨意，歸結送君以言，勉人以德，詩旨曉白，詩味渾厚。然而何以品味此詩之韻味？皆由何焯藉「伏應」手法之分析，以點明此詩字句之眼目關鍵，讀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明人鍾惺《唐詩歸》云此詩「深文祕義，似讖似隱」，乃就此詩之詩意深奧而論，然若問何處有深奧？則字句「伏應」處可以知其梗概。李光地《榕村詩選》謂：「惓惓訓勉，歸于正直，可詠可感。」此乃就全詩之感動力在正直一語而言，而正直一詞之前後伏藏詩句，已經由何焯的評點點出之。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也說此詩「傲兀跌宕」。此乃謂此詩之總體風格體性之領會。²⁹跌宕一詞，表示此詩詞氣上下的抑揚參差。故而何焯也用類似語意「頓挫」一詞描述此詩風格。³⁰總上而觀，何焯的評點此詩，借用八股文伏應手法分析全詩字句的技巧之妙，次及全詩的深厚旨意，最後點明全詩的體性風格，整體解讀全詩的手法，頗得力於八股文作法的參用，使他的分析比較別家的賞解更有條理，更有說服力。

再看這一例，何焯評點韓愈〈符讀書城南〉五古一首，也是借用伏應字句的分析，點明全詩的詩意關聯處。但是伏應的手法，這一例強調下句應上句之處。何焯

²⁹ 以上鍾、朱、李三家說，乃錢仲聯集錄之評語。轉引自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77年），頁二五五。

³⁰ 此條「頓挫」批語，未見於四庫本與崔校本，今自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一書轉引。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頁254。



云：

人不通古今二句，應人之能為人，腹既空虛，則所有者襟裾而已。

行身陷不義二句，身不陷於不義，身不離於令名，皆孝經語。

豈不旦夕念，下文恩字。

為爾惜居諸，下文義字。

作詩勸躊躇，躊躇、不前也，應前詩書勤乃有。³¹

此例之評點，何焯注重全詩末句「作詩勸躊躇」伏應前句「詩書勤乃有」之意。可謂將「勤」字「詩書」字在全詩之關鍵點明。其用意在突顯此詩的本旨在此，韓文公勉其公子韓昶必勤讀詩書，可為終生寶器，勿令青春躊躇。文公立志胸襟，與勉子寄後之情，款款深情，躍然紙上。經此一字之點明，能盡破前賢解讀之誤說。或誤指韓公責求富貴利身於其子之說，如宋人陸唐老、洪邁、黃震之誤讀一般。皆因不能深讀此詩字句眼目之伏應處而產生偏解。今幸由何焯用「伏應」之分析，說明此詩隱含幽微之旨，而得一確解，悉還文公受誣屈之清白。此即何焯借用八股文作法施於詩文評點又一具體之驗證。³²

四 小結：何焯評點方法之創發

何焯評文方法，雖然根抵於他對製藝時文的精熟，以自然而然地借參八股文的評點，施之於詩文評點，講究段與段之間承接遞轉的格套說法。但是何焯並不自限於此。在其它非八股文的詩文評點中，何焯表現於對文學作品的深刻體悟，對結構章法的縝密析解，對詩文神韻體貌的十分把握，絕非八股文習氣。因而在詩文評解的內容中，每每可見獨家創見，相較於前賢時輩之賞解，超拔突出，今舉歷代選文家必稱引的名篇為例，如韓愈〈獲麟解〉此篇，宋以來，名家無不選錄以供範作摹

³¹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518。

³² 自陸唐老誤責韓愈〈符城南讀書〉一詩有以富貴利身教示其子之誤解說法以後，繼此衍說者不少。各家集錄於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一書。參《文章指南》，頁447。



習。然無論名家如何析解此文，大抵不越出《左傳》哀公十四年載此事之本意，即麟之爲物，祥與不祥之辨。韓愈〈獲麟解〉一文，雖在文章起始亦據祥不祥立論，但韓文公爲文錯綜變化，此一小篇文字，翻轉推出許多新意。段段承轉，斡旋曲折，不可究指。可惜歷來選家但知此文變化多端之妙，卻不能做通融圓解之賞讀，自謝枋得《文章軌範》標出祥不祥之關鍵後，但見後人承襲此種講法，未見有任何別出新徑，試圖分析此篇新義者。何焯有鑑及此，遂力改前習，針對〈獲麟解〉之主旨，別創「知不知」有重於「祥不祥」之理解。並據首段之敘，已隱含「麟字」「德字」「不可知」等字，點出以下各段分別都有對應之處。在此環環相扣，呼應緊密之文章結構之下，最終帶出全篇主旨重點在知與不知，不在祥與不祥，如此徹底地改寫自宋以來古文家解讀此篇的方法，可稱作〈獲麟解〉一文的新解釋，也由此而驗證何焯評點學的功力之深，非同一般八股文的形式分析。今錄何焯評點〈獲麟解〉一文如下：

〈獲麟解〉此文自宋以後，皆極稱之，李習之亦書一通，與人極歎為佳。德與形本只兩意，翦作四段，層疊曲折，轉變萬千。不是用祥不祥兩字轉換，是以知不知兩字轉換。

麟之為靈，昭昭也。麟字含下第二段知其為麟，靈字含下第一段祥字，昭昭含下數段中不可知。

詠于詩，書于春秋。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三句中暗藏德字，與形字對。

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第一段之知，知其為祥。

不可知其為麟也。第二段之知，知其為麟。

角者吾知其為牛四句。隨手生變。

惟麟也不可知，應第二段。

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應第一段。

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應不恆有二句。

聖人者，必知麟。又應第二段，言必有明君出而用之。

麟之果不為不祥也，此又應第一段，知其非不祥者，由于知其為麟也，疊一



麟字，省一知字。³³

由以上一段何焯批語可看出，〈獲麟解〉雖短短百八十餘字，分作四段，以「德」「形」為始論，中間重要關鍵字都有伏藏照應的關係。經何焯的分析，一點出來，終於看出韓文公文章的神妙變化。而何焯評點最特出處，即不在「德」字、「靈」字、「形」字上打轉，這是自宋人謝枋得以下千篇一律的賞解重點。何焯轉而提出「知不知」的立論重心，強調必要知德，必要知麟之為靈，以及知麟之形貌為吉祥的「知」之重要。否則，不知麟為何物，即一切免談矣！如此一解，賦予〈獲麟解〉以新義，誠不愧是真能解韓文者，亦可謂不負於千古以來聖人用心此文之知音。試引謝枋得《文章軌範》之評解，比較之。謝枋得云：

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究。第一轉說麟為靈性，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³⁴

謝枋得的評點用「七轉」說明全篇段與段之間的文意轉承發展，點明層層變化之妙。確實揭出〈獲麟解〉一文之妙。是除了承轉段落之外，全篇如何把字少意多的結構組織起來，造成圓轉流動，筆力勝人的氣勢，實有賴於段與段之間的關鍵字，產生照伏對應的效果。故而何焯用伏應錯綜的解讀，更有助於說明此文筆法之精。再看，明人歸有光《文章指南》的評解，實亦不出謝枋得的方法。歸有光云：

麟之為靈昭昭也，咏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

³³ 引自《義門讀書記》頁422。

³⁴ 引自〔宋〕謝枋三、〔明〕鄭守益：《正續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頁213。



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³⁵

歸有光的賞讀，也用七轉，將短短一篇文字的起伏承轉點示出來。可惜，未再細論全篇主旨大意。歸、謝二家的賞讀，代表大多數古文家的評賞旨趣，經何焯之評點，始又變出另一層含意，用伏應說明結構，用字與字之對應，分析段落關係，最後總結出全文是以「知不知」麟之為物為全篇重心，代替了以往「祥不祥」的立論。至此，〈獲麟解〉的精義深旨與章法結構之妙，乃得一通盤理解。何焯承前啓後之功實在不小。因為稍後於何焯，乾隆年間盛行的古文選本如《古文觀止》、《古文釋義》二書，大抵皆繼承何焯的說解，另外再加一些何焯以前的傳統解讀而已。今以余誠《古文釋義》為例，余誠評點〈獲麟解〉一文云：

本《左傳》「不祥」二字立論，卻由「祥」說入「不祥」，層層翻剝，抑揚開合，變化無端。故文雖不滿二百字，而波瀾真若萬丈有餘，真絕世奇文。麟祥乃是正論，文據《左傳》而以不祥為主，反復辨論，歸到不祥，固屬翻案之文。於兩「亦宜」「亦」字，活甚，言外畢竟還以麟祥為正意也。首段曰「皆知」，次段曰「不可知」，三段曰「聖人者必知」，分明是謂「不祥」之說。由於「不知」，妙在第二段「不可知」，在麟之形上說，已為不知者出脫一層；至末段「麟之出不待聖人」，則意謂麟之德亦有不可知者。似直把「不祥」硬坐在麟身上，論愈刻，情愈苦矣！其寄慨寧可勝道耶？文通篇凡四轉，而每段中又各自為轉，或一轉，或再三轉，有轉無竭。所以曲折頓宕，議論不竊。³⁶

³⁵ 引自〔明〕歸有光：《文章指南》（臺北：廣文書局，1985年），頁383。

³⁶ 引自〔清〕余誠：《古文釋義》（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315。



余誠的評解可謂結合謝、歸的七轉說，改成四轉說，並指出即使四段之轉，每段又各自為轉，曲折頓宕，圓轉不窮。另外，文意主旨的分析，余誠已注意到祥不祥的理解，決定在「知與不知」的關鍵。這點看法，完全採擇何焯的評點，故而可知〈獲麟解〉的賞讀到何焯手上已盡其美矣！

引用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南朝梁〕劉勰著，楊明照校註：《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南朝梁〕劉勰著，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今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宋〕謝枋得：《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 〔宋〕謝疊山、〔明〕鄒守益：《正續文章軌範》（臺北：廣文書局，1970年）。
- 〔明〕歸有光（評選）：《文章指南》（臺北：廣文書局，1976年）。
-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
- 〔清〕方燾如：〈翰林院編修贈學士長洲何公墓碑銘〉，收入〔清〕李祖陶輯：《國朝文錄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永瑢：《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年）。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石香齋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崔高維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 〔清〕余誠：《古文釋義》（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 〔日〕齋藤謙：《拙堂文話》（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



二、近人論著

田啓霖：《八股文觀止》（吉林：海南出版社，1994年）。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收入鼎文版《歷史詩史長編》第十五種（臺北：鼎文書局，1971年）。

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

盧慶濱：〈八股文與金聖嘆之小說戲曲批評〉，《漢學研究》第6卷第1期（1988年6月），頁395-406。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and Eight-legged Essay from the zhuo

Hsu, Hua-Chung* (徐華中)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rose earlier than eight-legged essay did. However,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y usually converged and were mutually integrated or even transformed into one concept, which was actually a huge misunderstanding in academia. This study took the literary criticisms in the book “Yimen Dushuji” by a well-known literary critic, I-Men Ho,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for example to investigate multiple dimensions of eight-legged essa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writing methods of eight-legged essay had rooted in the thoughts and spirituality of literati, and the criticisms and instructions of eight-legged essay were too formal and simplified. Eight-legged essays are not writings of “literary works,” and the criticisms of eight-legged essays certainly were not correct literary theories, either. However, since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and literary criticisms of eight-legged essay were confused as one concept, they certainly were not recognized as orthodox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have been misunderstoo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true solution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is to actually analyze the writing methods and observ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writing methods of eight-legged essa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as



well as to analyze the ancient literary theories on which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were base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actual operation of methodology and terminology and compare them with the criticism methods of eight-legged essay. In this way, the true appearan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can be uncovered.

Keywords: Eight-legged Essay,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ies, Sentence Structure, Yimen Dushuji, Interpreting the Theme

* Professor, Fundament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Chin-Y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